

【文学研究】

田纳西·威廉姆斯的 《热铁皮屋顶上的猫》意象评析

李早霞¹, 罗勇², 刘蓉³

(1. 长安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54; 2. 西安外国语大学 研究生部, 陕西 西安 710062;
3. 四川美术学院 设计艺术学院, 重庆 400053)

摘要:美国伟大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在其作品《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中,通过独具匠心的意象表现手法渲染了一种浪漫哀伤的气氛,衬托出家庭成员之间被扭曲的关系。该剧本引用了大量的意象,如动物、水、火等。从分析其意象着手,以新批评理论的细读法为基础,阐释剧本所蕴涵的寓意:家庭不再是一个温暖的地方,爱正在被其他形形色色的东西所代替,从而暗示了现代人对爱的渴望。

关键词:文学;英美文学;田纳西·威廉姆斯;意象;动物

中图分类号:I1-0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6248(2007)03-0086-04

Symbols of *cat on a hot tin roof* by Tennessee Williams

LI Zao-xia¹, LUO Yong², LIU Rong³

(1.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Chang'an Universit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2. School of Graduate,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Xi'an 710054, Shaanxi, China
3. School of Design Art, Sichuan Fine Arts Institute, Chongqing 400053, China)

Abstract: Tennessee Williams is a great American playwright whose plays are always emerged in the atmosphere of a romantic gentility, making a strong contrast with the distorted relations of family members depicted in the play such as *cat on a hot tin roof*. In this play, a lot of symbols such as animals, fire and water are employed. This study analyses these symbols by applying new criticism so as to interpret the play. And the conclusion is that family is not a warm place any longer where love is being regarded as anything but the essence of love. And people in the modern world should have a strong desire for love.

Key words: literature; British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Tennessee Williams; symbol; animal

0 引言

田纳西·威廉姆斯(以下简称田纳西)是继尤金·奥尼尔之后美国的又一位伟大剧作家。他出生于1911年,当时他父母的婚姻状况已经濒临尽头,年幼的田纳西感受不到父母的关心和爱护,家庭是一个令他又爱又恨的地方,所以他的很多作品都以家庭为背景^[1]。本文所要讨论的《热铁皮屋顶上的猫》

(以下简称《猫》)就是其中之一。他一生至少创作了63部剧本,如《欲望号街车》、《玻璃动物园》等。他作品中一些角色的经典对话已经渗透到美国人的“集体无意识”中,同时他对意象或者象征手法的娴熟使用更使他的作品独具一格、发人深省。喜欢他的读者都知道,田纳西不但经常使用动物意象,水、火和大海等意象也是经常使用。他所使用的意象很庞杂,甚至包括舞台设计、背景和剧中的角色,如《欲

望号街车》中姐姐布兰琪乘坐的欲望号街车、妹妹所住的乐土街等^[2]。姐姐心中的欲望是寻找一个理想的归宿,但是当她乘坐的欲望号街车到达了乐土街——妹妹的家以后,却遭到妹夫的强暴。她失去了现实生活中最后一点爱的联系——妹妹斯泰拉。当姐姐布兰琪最后疯狂时所提到的大海,其实是向观众暗示姐姐终于找到了人间一处干净的、可以收容她的处所,同时也象征了姐姐的死亡。而姐姐的经典名言——“我总是寻找陌生人的善意”,也可以纳入意象之列,世界上只有陌生人一刹那的善意或者说世界上只有陌生人。现代西方人的情感缺乏状态触目惊心、跃然纸上,这些都是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3-4]。在《猫》中,第一个重要的意象是剧本题目中的猫,当然还涉及到其他很多意象物,本文在此将一一进行剖析。

1 动物意象

田纳西作品中的动物意象使用频繁^[5]。在《猫》中,猫是第一个应该被讨论的。有评论家把剧中的猫和麦琪联系起来,而且认为这暗示她对性的强烈渴望。卡特里尔认为,猫不但象征着性感,而且象征了“女性的神秘、嫉妒、野蛮、报复心和欺骗”^[6],而这些特点都或多或少和麦琪有关。

一般来说,可爱美丽、机灵聪明的猫外表弱小,性情懒散、温和,喜欢温暖。但是猫一旦发怒,就非常凶猛,牙齿和爪子都会成为利器。在《猫》中,猫被布瑞克用来形容麦琪和梅。麦琪是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丈夫布瑞克对她冷漠轻视,甚至拒绝对她履行一个丈夫最本分的职责和义务,因而婚姻生活令她困苦不堪。但是麦琪要用她的美丽和机智竭尽全力进行挽救。剧中第一幕的情节暗示一切好像注定是要失败的,所以她说:“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的胜利在哪里,我希望我知道”^{[7]31},接着她又说:“如果你爱的人不爱你,和自己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比独自生活更孤独”^{[7]28}。从文本明显可以看出,麦琪就象猫一样渴望获得别人的爱,因此她甚至攻击假想的敌人——一位老同学斯开普。斯开普是布瑞克和麦琪的朋友,但是他和布瑞克关系更亲近。在剧情开始时,斯开普已经死亡,但是从布瑞克夫妇的对话中可以推测出这一点。麦琪认为他们的关系可疑,因此逼迫斯开普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在剧中第一幕麦琪直截了当地向丈夫坦言:“我对斯开普说,不要爱我的丈夫,斯开普狠狠地扇了我一耳光。当天晚上去找他,我就像一只胆怯害羞的小老鼠站在他

房间门口,斯开普尝试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但是没有成功。就这样我毁了他,从此以后他就终日酗酒、吸食毒品,后来就死了。”^{[7]60}麦琪认为老同学和丈夫的关系亲密,从而影响了她的婚姻。在这一点上,麦琪潜藏的猫性暴露无遗,她伸出利爪攻击自己的敌人,并且让对手无力还手。

从她和梅、梅的孩子的关系上讲,她也露出了“猫一般的牙齿和爪子”。她憎恨他们,称那些孩子是“没有脖子的怪物”,因为那些孩子对她恶言相向,嘲笑她不能生育,同时她对于梅也怀有一种嫉妒心理,因为自己没有孩子。但最为糟糕的是,她没有孩子是她丈夫故意所为。她的丈夫让她变成了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她既不想下来,因为那样就意味着她的妥协;她又不能在热铁皮屋顶上呆着,因为上面热得无法忍受。她没有选择,内心无法达到平和,就像一只受伤的猫一样到处寻找庇护,无论是什么样的庇护;同时现实教会她信奉物质主义,所以她认为自己一定要争夺庄园的继承权,这才是值得努力的东西。在第二幕中,当大爸爸和小儿子布瑞克谈论庄园时,麦琪和梅在布瑞克眼里就像“两只猫”一样,布瑞克在剧中有一段简洁明了的关于麦琪和梅这“两只猫”的描述:“哦!大爸爸,她们就坐在一片28 000英亩的庄园中间,多大的庄园!她们在那儿画方格,时刻等待着放手,自己能比另一方拿的更多”^{[7]79}。麦琪和梅都是年轻而弱小的女人,但是在发怒的时候都会变得凶猛无比,就像“两只猫”一样;而麦琪从不放弃追求舒适生活的愿望,甚至撒谎说自己怀孕了,从而保证了她继承庄园的资格。由此可以说,麦琪不但是一只猫,而且是一只狡猾的猫。她有生机和活力,就像猫一样不停地喵叫是为了让别人满足她的愿望。但是她的愿望似乎永远也没有得到满足,因为她始终像一只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内心无法达到安静和和平。

除此之外,剧本中也有另外一些动物意象。在第一幕中,麦琪在饭桌旁谈论时,把梅一家人形容为鹰和没有脖子的怪物可谓活灵活现。梅和丈夫古坡(布瑞克的哥哥)想尽一切办法刺探家人的隐私,就像黑夜中的鹰随时要出击。他们总是观望着布瑞克和大爸爸的行动,以便抓住一切时机得到自己想要的。在第二幕中,梅和丈夫古坡的形象完全就是动物性,当得知大爸爸的病情时,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父亲的病情而是家产,甚至威胁母亲大妈妈。同时麦琪也是弱者,丈夫拒绝帮助她;大妈妈更是弱者,是一个自己的丈夫将要死亡的女人;梅和丈夫古坡的

孩子也和他们如出一辙,在他们孩子身上根本找不到孩子的可爱本性:他们挑衅别人,与别人恶言相向,他们的名字就是一种暗示和象征,如迪克斯、特瑞斯、布斯特、索利、波拉,用麦琪的话说,听起来就像是四只狗和一只鸚鵡,而且是马戏团的动物。

除了猫、鹰和没有脖子的怪物之外,剧中斗牛犬、鸟、鱼、爬行动物甚至昆虫也被赋予象征的含义。在第一幕中,当大妈妈出场时,“大妈妈从麦琪身后的门里走了出来,气喘吁吁就象是一个老斗牛犬……”,^{[7]42}她的形象一下子鲜活起来。狗一向被认为是人类忠实的好朋友。在剧中,大妈妈是一个忠实的妻子,可以容忍大爸爸的伤害,对家庭毫无怨言、尽心尽责,把自己整个爱和生命都献给了家庭。在第三幕中,大爸爸凭借他敏锐的目光察觉和归纳出一生的经验,即人类和别的动物一样终归都是要死亡的。

2 水和火的意象

水和火的意象频繁出现在田纳西的作品中。在《猫》中,水和火的意象也被多次使用。第一幕中,主要人物布瑞克正在洗浴,他和妻子麦琪的对话向观众传递了一个信息,水不但使他获得生理上的舒适,而且使他获得心理上、精神上的舒适和解脱。布瑞克把自己关在洗浴室里,和别人隔离开来以获得暂时的平静,或者说肉体和精神上的一种双重放松。

剧中涉及的水不仅是严格意义上的水,而且象征着可以净化布瑞克心灵的安慰剂。当妻子询问他洗浴的感受时,布瑞克回答简短或者可以理解为心不在焉、含糊其辞。水虽然可以缓解身体的疲惫,但是无法消除心灵的疲惫;甚至可以这样阐释:他表面上是在沐浴,其实是在潜意识里试图用水冲刷自己对朋友死亡的负罪感。第一幕中,麦琪有一段很精彩的言语劝说她的丈夫布瑞克:“沉默是无用的。当你记忆中或者想象中的事情让你内心痛苦不堪、心神不宁时,保持沉默是没用的,那就好比是把门锁了或者关上门让火继续在房间里燃烧,然后忘掉房子正在着火的事实。不去面对火并不能代表它就熄灭了。对一些事情保持沉默只能放大它,它会在沉默中加剧,甚至变得致命。”^{[7]31}此时,麦琪竭力想为丈夫设置一个发泄口,把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因为痛苦就是他内心的火焰,燃烧着他,让他内心无法获得平静和安宁。此处火象征着布瑞克内心的冲突与挣扎。他无法面对现实,只想逃避现实,任由火势蔓延。他内心的火烧灼着他,他的前方只有死亡,这就

是他酗酒的根源。在《猫》剧中,水和火都是用来描述布瑞克景况的意象,强调他的内心冲突。

3 其他被赋予象征意义的意象

动物、水和火在很多小说中都是常用的象征物。但是在《猫》剧中,作者在很多地方使用意象,甚至有很多不常见,这也可以解释为田纳西作品中的表现主义元素。其中第一个值得提及的是布瑞克身体上的伤残。在田纳西的大部分作品中,大多数作品的角色都有精神上或身体上的伤残,如《玻璃动物园》中的露丝是一个瘸腿的姑娘,同时她内心世界非常脆弱,注定要被现实世界所淘汰,只能活在自己幻想的美轮美奂的玻璃世界中。在《猫》剧中,布瑞克不但有肢体上的残疾,更有精神上的残疾。他肢体上的伤残是因为他晚上去跳鞍马,这又进一步解释了他精神上的残疾。他留恋逝去的青春和以前作为运动员时的辉煌,而这与他深夜两三点跳鞍马的奇怪举动有一定关系,那就是他生活在对那个已经死去的朋友斯开普的回忆中。在过去的岁月中,斯开普是布瑞克青春辉煌时期的指针,布瑞克的阳刚和朝气甚至吸引了同性朋友。不幸的是,这恰恰导致了妻子置他与朋友的感情于不顾,做出了伤害朋友并导致朋友死亡的举动,因此朋友的死亡和他有一定的关系。可见,布瑞克的伤残其实有一定的象征意义。海格斯认为,布瑞克身体上的伤残是他的精神受伤^[8]。有评论家认为,受伤象征着阉割,但不是永远的。拐杖就像是布瑞克的酒一样,是他懦弱的象征,是他必须依靠的支撑。

萨克泰德认为,另一个重要的象征物“床”突出了布瑞克和麦琪之间的冲突,暗示了他们的婚姻问题^[9]。剧中布瑞克夫妇的婚姻出现了问题,床在婚姻中本来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丈夫拒绝妻子的生理欲望,床对于他们是没有用的。此处,田纳西作品的表现主义可见一斑。更有意思的是,大妈妈把床比喻为岩石,温柔的爱情和坚硬的石头在婚姻中的结合能有什么结果呢?床在舞台的中间位置暗示了床的重要性,这和他们的无性婚姻形成了很大的反差,使观众在视觉上、心理上产生强烈的震撼。黑土菲认为,床暗示了布瑞克夫妇失败的婚姻和庄园以前2个主人的同性恋^[10]。笔者认为,床暗示了《猫》剧中异性恋的布瑞克夫妇不可能实现理想的婚姻状态。在《猫》的剧情设计中,田纳西认为卧室是《猫》中表现主义和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反映。婚姻生活最重要的象征物床竟然没有任

何婚姻生活的暗示,这是剧本所展示的婚姻内涵,也是最滑稽可笑之处,但它却是存在的事实。丈夫拒绝满足妻子的生理欲望,床在他们生活中毫无意义可言;卧室其他的摆设和家具的风格告诉观众故事发生的时间,从而体现了作者的现实主义风格。在现代社会中,人们的内心世界扭曲了,几乎丧失了爱和被爱的能力^[11]。

大爸爸的庄园可以看作是美国旧南方的缩影。在那儿,人们的贪婪之心盛行,大爸爸的一生就是最好的例证,金钱是他生命中的唯一希望,直到生命的尽头才对自己的一生有些遗憾和反思。同时物质主义的盛行更是吞噬了他大儿子古坡夫妇的心灵,而且使麦琪在一定程度上滋生了对金钱无休止的渴望。因此,大爸爸的死亡其实象征了美国旧南方的没落^[12]。

布瑞克给他的酒柜取名为“春天的回音”,这名称也是剧中一个重要的意象。布瑞克经常醉意朦胧,对于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漠不关心;他很少是清醒地活着,或者说他的精神已经死亡。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认为酒柜是能让他活着的东西,所以称呼它为“春天的回音”,因为春天在现实中象征着生命。他的人生哲学不符合常理,这加剧了他性格上的内部冲突。

4 结 语

意象往往都具有象征意义,田纳西在使用意象方面堪称大师。在《猫》中,他不但使用了动物等一些意象,而且通过表现主义的手法使用了另外一些独特的意象,甚至背景音乐也成为作者表现自己思想的载体和工具。田纳西曾经说,象征物如果能满怀敬意地使用,则是戏剧最纯粹的语言。有时候,灯光闪亮的舞台上一件物品、一个动作便能清楚表达冗长的解说词想说明的东西。在《猫》中,作者就是

使用了大量这种最纯粹的语言,从而有力地烘托了主题,启发了观众,达到戏剧和观众共鸣的效果,让人们意识到爱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缺失。

参考文献:

- [1] Bigsby C W.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to the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n drama[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 [2] Boxill R P. Tennessee Williams[M]. New York: Macmillan Education Ltd Co, 1987.
- [3] Dharanidhar S U. Cat on a hot tin roof[M]. Delhi: Comprint India, 1990.
- [4] 刘 志. 意义的精神性救赎——论本雅明思想的精神关怀[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1): 82-88.
- [5] 刘海萍. 论文学翻译的等值问题[J]. 长安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05, 7(3): 91-94.
- [6] Kataria G R. A theatre of Tennessee Williams: Maggie[J]. Indian Journal of American Studies, 1982, 7(1): 10-11.
- [7] Tennessee Williams. The theatre of Tennessee Williams[M]. Toronto: Penguin Books Canada Limited Co, 1971.
- [8] Higgs R J. Laurel and thorn: The athlete in American literature[M]. Lexington: UP of Kentucky, 1981.
- [9] Sacksteder William. The three cats: A study in dramatic structure[J]. Drama Survey, 1966, 5(4): 25-28.
- [10] Murphy B D. Tennessee Williams and Elia Kazan: A collection in the theat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 [11] Williams Tennessee. The glass menagerie[M]. New York: New Direction, 1966.
- [12] Nelson Benjamin. Tennessee Williams: The man and his work[M]. New York: Obolensky Press, 1961.